

主題：回家跳舞——小林村家園與部落記憶文化重建之路

講師：大滿舞團（王民亮、周金源、潘品岑、劉麗玉、郭萬蔚）

時間：2019年9月24日（週二）13:00-16:00

地點：成功大學博物館2樓大會議室（成功校區）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主辦單位：大家好，今天歡迎校內校外的朋友來參加這場成大人文沙龍。今年是2019年，距離2009年的八八風災已經過了十年。我們很感謝大滿舞團的朋友願意接受我們邀請，來成大和我們分享這十年來，他們如何經歷家園的喪失與重建，身心的離開跟返回，如何重新與陌生的土地培養感情，進而透過他們的語言、古謠、舞蹈、工藝，乃至植物、飲食，慢慢找回小林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盡情參與，今天講師們不僅會講述一路走來的歷程、舞團成立的經過，也會透過現場教唱，與大家分享他們的古謠、四步舞。歡迎大家在演講結束後進行更多交流與對話，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講師群，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大滿舞團。

亮：大家好，我們是來自小林的大滿舞團，因為我們是舞團，也會唱跳，所以我們開場就是為大家唱我們祈福的歌謠，就是在祭典的時候，我們都會跟我們的祖靈還有族人圍成圓圈或半圓形開始唱歌，祈求我們的祖靈還有族人在這個空間彼此祈福，希望整個晚上的祭典能夠平安。所以就請我們的團員帶大家唱，這首歌叫kawa。

（23:40-25:35 演唱）

我們先自我介紹，我叫阿亮比較好記。第一位，最右邊那位是我們的周金源周大哥，第二位是潘品岑，第三位是劉麗玉，第四位是郭萬蔚。

郭：大家好～Malu

亮：Malu就是平安的意思哦！那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的分享。我們分享的時候，會先透過幾部影片與大家分享，因為不要憑空想像，裡面包括會有幾小段表演的影片，我們等一下將會透過這樣的方式和大家分享。接著會教唱我們的古歌謠，古歌謠有分祭祀歌謠和送葬歌謠。一般非族人不會唱我們的祭祀歌謠，因為有一些禁忌，所以等一下帶大家唱我們祭祀後可以唱的歌謠等，體驗一下，也會教大家怎麼牽手跳四步舞。其實所有原住民族踩的腳步都不太一樣，經過長時間也會有所改變。以下開始我們的簡報。

因為六月份時曾去菲律賓分享，所以我們就把菲律賓簡單的英文版本也帶來。我本身現在是這個舞團的團長。我在社區裡面擔任另外一個職務，就是專案經理，發展我們地方社區的產業。我們封面的這個照片，叫做「回家跳舞」。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什麼叫做回家跳舞，我們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大滿，這兩個字是我的族名。大滿其實是一個音譯，我們都是用Taivoan來音譯，以前我們的族人不是住在高雄，我們住在安平，在安平那一帶。後來因為荷蘭人來而開始遷徙，遷徙後我們又跟西拉雅族有點互相影響。後來又因日本人來，就往山裡移動，所以我們原本是在海邊，住在比較靠近海邊的地方。

大滿舞團是在風災之後成立的，風災後的兩年。這個天災的發生超乎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風災、山要坍塌的前一個下午接收到訊息，可能透過親友、透過同學、透過住在外地的親友會陸續打電話來找到我們。然後告訴我們說小林已經不見了，就是在媒體

還沒有報出來的時候，前一天下午就接到親友的電話。假設換成在座的各位，你接到電話時會相信嗎？通常不會相信村子竟會發生這麼嚴重的災情，所以一開始我們都不相信。直到隔天早上起來，可能是七點、八點左右，像我自己是早上八點起來要去上班的時候看到電視，才相信說這樣的事情發生了。看到電視我才意識到，應該說相信、承認這些事情真的發生了，接下來我也無法去工作，一心想辦法要如何回到我們的村子。

當時我人在臺北，沒有立即南下，隔天回來的時候，只能到旗山，因為旗山以內到小林這一段所有的橋都斷了。聽說只有一座橋，好像除了寶龍大橋沒有沖斷以外，所有的橋都被沖斷了，所以我們真的都回不去原來的居地。這個時候我們就看一支影片，這支影片是我們整理出來的，跟大家分享，除了我們公演時會播放以外，其實只有在這樣的分享時才會播給大家看，我們就來看第一支影片。

（影片）

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公演說要回家跳舞的原因。其實我們經歷了一段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的過程，風災發生的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裡。這中間畫面其實也出現了，我們曾度過在組合屋的一個階段，大概有兩年的時間。兩年時間聽起來好像沒有很長，但對我們來講非常漫長，因為你真的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可以住在哪裡、未來在哪？我們來回顧一下風災前的小林。

風災前的小林，左上角是我們的秧園。其實我們到外地唸書，每次同學總會問：小林在哪裡？因為沒有聽過小林。我每次都不知道怎麼向同學介紹小林，就說我們家走出來看過去四面都是山，旁邊有一條楠梓仙溪流過去。夏天就去溪邊玩水，冬天就山上找東西吃，是這樣子的生活，他們無法想像我們被山包圍起來。

小林村裡面其實有一間小學。就是畫面中右手邊小林國小，小林國小在風災時被掩埋了，當時在學的共有六十位孩子。我記得我小學畢業時有一百八十個，到了風災 2009 年的時候，是六十個孩子。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小孩都走了，大概四十位，所以後來小林國小全校二十幾個人而已。

左下角這是我們的傳統祭典，也就是小林夜祭，每年農曆 9 月 15 號我們都會舉辦我們的傳統祭典。右下角那是小林唯一的大馬路，叫做忠義路，一條路把整個村子貫穿，兩側都是房子，而且小林以前是移民村，日據時代日本人把我們遷移到這裡居住。它就是一條馬路，兩側都是房子，路的旁邊有一條水溝，有短短的小橋，再進到一個「埕」，我們說是門口埕，一個很大的空地，聽說是日本人當時在協助小林移村的時候，也把日本人的建村方式引進來。所以小林在民國五十幾年還是六十幾年的時候，得過全國的示範社區，非常整齊，很有日本的風味，他們又稱那個地方「一條龍」。

大家注意看我剛剛講的，一條馬路會有小水溝、花圃，前面有小橋，然後有一個埕，左邊就是一排臺灣傳統瓦片的房子，就是左邊那一個，是我們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風災剛發生的時候變成這個樣子，泥土大概三、四層樓高，然後看到三、四年之後就長這樣子。一開始我們不相信會是這樣，新聞畫面出來的時候仍不相信，後來因為路都斷了，所以我們就走山上很多舊路，當時在溪流上面蓋了一座橋讓我們通過，但其實山上蠻多舊路可以走的。我們開始走山上的一些老舊的、幾乎沒有人走的路。

那時候我從旗山要到甲仙的頭七法會。從旗山到甲仙這段路，原本只要三十分鐘的路程，我們就搭沒有屋頂的大貨車，三噸半或幾噸的那種大臺貨車，全部的人都塞在後面，很像露天的長型公車。坐回甲仙坐了好久，因為全部都走山路，沒有經過橋。我們要前往法會的時候，我原本都還不相信。一般沒有看到是不會相信的，我們也是。那時我找幾個同學回去就是要親眼確認，我們開著小貨車找路回去。我不是第一個回去的，品岑的哥哥他們是第一批回去的人，他們從旗山徒步，走到甲仙再走到小林，就是要去看。我自己也不相信，所以就搭著貨車，走以前的小路，到了這條路、看到這個畫面之後，才不再期待奇蹟發生。不然仍是一直期待可能還有什麼事情，還有什麼奇蹟，還有一點希望，人總是會抱著希望，一直到最後我們就相信了這一切。

風災摧毀了房子跟家，還有一些土地，其實我覺得，父母親的離開我都能夠理解，父母親會老會離開，可是我無法理解的是，我們都期待哪天我們退休，想要回家的時候，會有個地方是可以回去的。但這個風災讓我們回不了以前的家，這個家也許對某些人來講只是一個房子而已，可是那是我們的歸屬，從小在那裡長大，所有一切都在裡面，風災讓我回不去那個地方，這些記憶就只能全部在腦海裡而不能再看到了。以前村子裡的老樹、小學，我們常去玩的地方全都不見了。很難想像我們再也回不去那個地方，這是我們比較不能夠接受的。

後來我們被迫一定要接受這件事情，遷到現在的日光小林，日光小林也是我們新的重建區。小林最後被分成三個地方，一個是小愛小林、小林社區、日光小林。當初分成三個地方是各自的選擇，我們居民自己選擇想要居住的地方，我們在這個地方重新開始。如剛剛開場的主持人所講的，我們到一個陌生的土地的時候，對這個土地太陌生了，我們離開了原本的傳統領域之後，不知道怎麼從這個地方開始。後來我發現唯獨要認同這個地方，才能重新開始，所以我們要來看第二支影片。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新的地方，如何做我們該做、想要做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重現我們想要重現的，還有找回我們想要找回的，我們就來看我們第二支影片，叫做「認同」。

(影片)

我們這裡是日光小林社區，莫拉克風災後，我們分成三個地方居住。我們這裡是二村，我們一直想要把村民再次凝聚起來，然後重新找回新的希望，在這裡重新開始我們的生活。

我們就在這塊土地開始做想要做的事情，在重建的時候也面臨很多的困難，包括我們要開始發展產業這件事情，也在找尋到底自己是誰。我剛回來的時候，是先投入社區產業，我投入兩年時間，一直覺得哪裡不對、怪怪的。我發現賺錢好像不是當時的村民想要的，於是不禁思考，到底什麼東西才是村民想要的呢？很多村民因為風災的發生，已經開始不知道我們自己是誰了。總會想，風災發生的時候，為什麼我家人離開了，而我是留下的那一位呢？為什麼風災發生在小林，這些問題一直在我的心裡面。我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什麼方式，可以讓我們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因為我太早離開村莊，後來回去做產業的時候，我不太認識村民，也許當時我比較不會和村民相處，因為年齡差距導致溝通不良，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很想離開村莊，再度回到市區過我原本過的生活。後來剛好遇到落成儀式需要一個表演，就這麼簡單而已。當時我們就想說要表演什麼，是不是跳舞呢？跳舞大家開心就好，就這麼簡單一個念頭而已，我們就開始跳舞，也開始把舞團的人找出來。

我們會不會跳舞呢？當然不會。我不是學表演的哦，我們回來的時候，除了麗玉阿姨以外，沒有人會唱古謠，一個字都不會唱，也沒有接觸過自己的文化，就是一群好像懂又不太懂的村民湊在一起，我們邊做邊學，也沒有設定我們一定要怎樣，就一直做一直學。當初會一直

做一直學習的原因，是因為發生了如此大的風災，我們認為已經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了，現在不管做什麼都是獲得，這是你學到的，還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呢？沒有了，已經到一個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的階段了。我上次去菲律賓的時候他們講 **why me**，就是，為什麼是我？這個結要打開，這個結打不開就永遠無法再往前。我們一直在打開這個結：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小林？為什麼是我要去面對這些事情？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呢？後來發現我們要先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要往哪裡去，你要先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接下來怎麼走。所以我們開始探索自己到底是誰，從文化裡面去找，回到我們的祭典去找，回到我們的信仰裡面去找。我們也從那時候開始思考，要與孩子們做很多的連結才行，我們開始回到小學去教孩子，分享我們的文化和故事。從和小孩相處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我們想要的東西。很多事情都去做，我們不知道會怎麼樣，反正就去做。我們接下來要看第三支影片，這支影片大概是五六年前《蘋果日報》來幫我們拍的。有一次《蘋果日報》記者不小心經過日光小林，就衝進村裡，想說看我們有沒有什麼題材可以報導，就發現大滿舞團這個團體，連絡到我，我說你怎麼會來拍我？他說他們沒有想到有一個風災後成立的團體可以撐五年，那時候應該是四年，可以撐三年或四年他們很意外。他們覺得社區型的舞團、因為某個事件起來的團體，應該會在兩年或三年就不見了，不會再往前走了。他們發現我們還在，對我們的故事很感興趣，就拍了三個人的故事，我跟麗玉阿姨在現場，及另外一個阿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故事，這後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故事，等一下會為大家說明。

（影片）

這是我們前一支紀錄片，我們是做田野的，不是學表演藝術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去了日本，也是第一次去日本，舞團剛成立的時候其實資歷很淺，所以不知道有一種東西叫做「表演費」，因為我們成立不是為了演出賺錢。我們表演，對方付費，不管是三千五千或者一萬，我不知道會有這筆費用，我們舞團開始演出後，剛好有一些政府單位對我們協助很多，經常邀請我們去演出並付費給我們。於是我們發現原來有表演費，這是我們沒有想過的事。後來一次、兩次，開始有些累積，一開始都沒有把錢給團員，因為有時候一場只有三千，我們來十個人，一個人給三百，扣掉我們的車錢、便當錢，扣一扣之後每個人只有一百塊，這一百塊對團員來講也非他們所需，所以當時我們都沒有把錢給團員。後來就討論，接下來的錢怎麼辦呢？因為我們聽其他團體說，如果錢越來越多的話，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因為被這麼提醒了，有些擔心。所以我們就和團員討論，不然這樣好了，我們錢存夠了就去日本表演。當時風災發生兩年就發生三一一，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發願說，不然我們就去日本，錢存夠了就去。剛好 2014 年那一年，我們真的存到了五十萬，一場三千、五千、一萬、一萬五都去表演，有些對我們友善的人會多給我們一些，我們全都存了下來，然後存到五十萬。五十萬其實不太夠，因為去的時間是暑假，七月旅費高到無法想像，我們去的地方不是東京哦。我們飛到東京之後，接著去岩手縣的山田町。我們搭飛機到東京，沒有住就直接搭接駁車，坐新幹線衝到盛岡，盛岡是岩手縣的首都。然後在盛岡住一晚之後，隔天再從盛岡坐車到海邊去演出這樣，經費大多用在交通上。這邊就存了五十萬，然後在經由兩種方式：一是自費；一是我去幫忙找錢先借，表演後有了收入再還給人家。就用這兩種方式處理，我們就去了日本。

我們去日本表演的時候感受非常大，當時 2014 年，在那之前的五年來，我們一直都在接受別人的幫助，那是我們第一次可以到外地去幫助別人，也是第一次去和別人分享我們的故事，意義很不同。在這次演出裡，大家感受都很深，也認識到，原來我們不是只有被幫忙，我們也可以去幫助別人。接下來我們回到臺灣之後，也開始思考我們去了日本之後會不會有

其他更大的目標？因為經營一個舞團，要不斷設定新的目標。所以從日本回來之後，可以說是舞團的一個里程碑。日本行很累，我們從開始表演直到去日本，這段過程蠻辛苦的，回來後發現團員有點後繼無力，我們意識到沒有目標的話其實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就設定了第二個目標，還有第三個目標。一個是五年後公演，也就是我們十週年的公演，所以我們從日本回來之後，舞團開始轉型。一開始舞團一直跳舞一直跳舞，後來發現我們還可以唱古謠，我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剛好也跟日本的學者教授交流，然後把一些古謠帶回臺灣，第一次的轉型就是開始唱古謠。於是我們開始錄音，把我們的歌謠重新錄音。

錄音完之後呢，我們在前年就開始規劃今年的大型演出，在全臺灣三個地方進行大型演出。因為這種大型演出必須在前一年就要申請場地，甚至前兩年就得規劃，我們就開始著手準備全國巡迴演出。我們第一個設定的地方其實是臺中國家歌劇院，第二個設定的是戲曲中心，第三個是衛武營。可是衛武營那時候不敢申請，因為場地很大又很新，所以不敢申請，應該說還沒申請。我先申請了臺中國家歌劇院，這次我們舞團開始做賣票演出，進入另一個階段了。臺中國家歌劇院多大呢？八百個位置，也沒有說特別大，可是對我們來講挑戰非常大，因為這場我們加公關票大概賣了七百張，一樓坐快滿。賣票之後才知道票有多難賣，一般如果不是說很認同你，要賣出去是很不容易的，今年年底我們要去臺灣戲曲中心，歡迎我們這邊有臺北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沒有去臺北的話你也可以到衛武營。我會申請衛武營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臺中國家歌劇院一月份的演出算成功，所以我在二月份，今年二月份就提出申請，去申請了衛武營，也剛好有臺中國家歌劇院的演出，衛武營才有辦法繼續。若你沒有任何表演經驗應該很難說服，所以我們就順利申請到了衛武營，這是明年的挑戰。衛武營比國家歌劇院還要大，共有一千兩百個座位，舞團也開始走向國家級的表演舞臺了。

這是我們表演的畫面。我們一年有一次祭典，在農曆的九月十五號。要如何讓沒有到我們小林看祭典的人，認識我們的祭典呢？於是我們就把祭典搬到舞臺上，你會看到我們的公廨、向竹在舞臺上，還有我們的祭品。因為我們在傳統祭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翻修公廨，我們的公廨一年要翻修一次，因為以前的材質沒有那麼堅固，不是用水泥也不是用竹子，是用五節芒的根去做那個公廨。為什麼用五節芒的根？因為五節芒的曬乾之後很堅固，再來是老人家說五節芒可以避邪且具有神力，所以他們會使用五節芒來做。五節芒一年風吹雨打之後就要重新翻修，而我們要如何讓觀眾知道，翻修公廨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呢？我就請周金源大哥跟兩位耆老去做公廨的半成品，四面牆一個屋頂，在舞臺上花五分鐘的時間蓋好。記得第一次蓋超過十分鐘，怎麼辦呢？練習，一直練習。一開始我還要求他們說你不可以用其他現代的東西綁，只能用籐皮，用傳統綁法。籐皮也有諸多限制，所以我們就稍微調整，反正就是花五分鐘去蓋，從無到有。團員上臺之前會先上去蓋公廨，蓋也是表演，在舞臺上表演已經開始了。我就請燈光師幫我們開燈，請一個樂手老師彈我們的古謠吉他營造氣氛，我們就開始蓋，蓋完之後又跟燈光師講說我們祭儀就是九月十五號，月圓之日，就問燈光師可以給我一個月亮嗎？他就幫我們打個月亮在後面的投影幕上，於是就把我們的祭典搬到了舞臺上了。大家可以透過我們的演出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這段表演其實在衛武營表演大概只有二十分鐘，我目前也在跟團員們討論，也許哪天真的會把這個祭典做成一個半小時的劇，就只有講夜祭，然後把一些東西交代得更清楚，這是我們以後的目標。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呢？第一個把祭典搬到舞臺上完整呈現，第二個加入我們的族語。這個族語的目標更困難了。因為我們的族語幾乎沒有人講，再來是我們沒有語言學背景，所以會更辛苦，但這是我們的目標，是我們接下來五年的目標。五年後，大家可以期待，我們一定會努力，會有大武壠族語的母語劇。所以舞團有幾個階段，第一個因為風災大家傷心，所以

要引導他們獲得正面能量。第二個就是開始認同自己，並且有一些作品出來，接下來就要回歸到文化，把族語找回來，把母語找回來。

前兩年因為我們的努力也被高雄市政府看到，所以我們受邀到三個地方演出，一個是與馬來西亞的原住民交流，一個是韓國釜山的釜山藝術節，另外一個是韓國的水原華城的藝術節。韓國有很多藝術節、藝術季，在他們的古城表演，這個古城就是韓劇李祿，他爸爸的一個行宮、文化遺產。我們再播一個新聞畫面給大家看，另一個潘品岑（團員）要亮相了，大家稍微看一下，讓大家了解我們去韓國做了什麼。我們先看一段我們在臺中國家歌劇院的畫面

（影片）

這是第一首，我們從這邊開始。這個是我們的傳統服飾，我們傳統服飾是紫色的，基本上我們的傳統服飾是藍色到靛色這段區間，都是我們的傳統色。有時候我們頭上會戴花環，主要用三種植物去編：羊齒、苧麻，還有圓仔花。我們也會用雞冠花，雞冠花又分為外來種跟原生種，我們會用三種原生種，如果沒有才會用外來的雞冠花。中間有一個竹子，這個我們稱為向竹，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希望我們的祖靈到現場的話，他會從這個向竹這邊下到中間的神聖空間，所以向竹的四周圍、圓形裡面都是我們的神聖空間，做這個是為了在這個空間裡面，底下會準備很多的祭品。大家剛剛是否看到，向竹上面其實有梯子，有七個梯子，都是以七為單位，我們的公廨也會有七支竹刀。這個七，是因為我們的信仰是太祖七姊妹。六重溪是五姐妹，另外有個傳統是三姐妹，也有三姐妹的傳說，原則上我們那邊是以七姊妹為主，去年有出版一本大武壠的書，裡頭解釋了七姊妹是哪七姊妹，做了一些說明。

我們表演最年長是七十二歲，最右邊一個小弟弟、最小的，按年齡這樣分下來，然後一男一女，接下來最小的小朋友是五歲，品岑的小孩，我們帶到臺上去的時候，大家都看他，沒有要看大人的意思，大家就只看小朋友而已。再看另一個水原華城的新聞畫面，原本的表演不是在劇場，應該在水原華城的舊城前面，後來因為颱風，我們就移到劇場，很可惜，不然我們應該是在古城前面表演。小林另一個表演團體叫做大鼓陣，就是我們跟漢文化接觸之後的另外一個陣頭，這就是剛唱開場的那位。

衛武營的表演，將會有三個團體跟我們去，一個是大滿舞團，第二個是大鼓陣，第三個有人可以猜到是誰？小林國小有很多小孩子會跟我們去，所以總共是三個，這三個團體動員了五十位村民，對我們來講很多。因為我們的村民，原本小林的村民有一千三百個人，風災的時候有將近五百個人離開，其實是三分之一的村民都離開了，再扣掉住在村子裡面的，我們日光小林全村子就一百三十個、四十個而已。可是我們為了表演動員很多人，花了很多心思在演出上。

有個很開心的事，就是我們的「回家跳舞」專輯入圍今年的傳藝金曲獎，後來我們出席頒獎典禮，後來我們沒有拿到這個獎項，可是我們已經很開心了。因為入圍的只有五個而已，跟我們一起入圍的，其中一個是可能五歲就開始學樂器的專業人士，可能已經累積了三四十年的功力，所以我們感到非常榮幸可以跟這些很厲害的樂手老師一起入圍同獎項。而且我們有來到大型頒獎典禮，走星光大道。怎麼可能這輩子會有機會走上星光大道呢，對我們來講，我們這些素人、從來沒有站上舞臺的人，都可以經歷這些了，還有誰不行？還有誰不可能做到這些事？記得一開始我還有跟著表演，現在我都是做工作人員，負責音響、燈光，可是我第一次上舞臺時腳還會發抖欸，那種發抖程度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都不知道接下

來會發生什麼事那種感覺。我們現在已經走來，後來還被國家金曲獎肯定，我們真的是非常開心，而且是站上國家傳統藝術類最高的一個場域，真的感到很欣慰。我們有一支短片跟大家分享入圍傳統藝術獎的心得。

（影片）

就如同裡面講的，其實我們有時候會去爭取一些計畫或去爭取一些表演機會，我之前會被評審委員問，你為什麼要唱古謠？我總是會回答，因為只有我們唱的時候，才能感受家人就在我們身邊，就是家人會回到我們身邊，在我們唱歌的那個時間。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到劇院演出，因為我們也把劇院當作一個神聖空間，我們表演的時候不是只有表演給臺下的觀眾看，其實我們在表演前，我們都會把手牽起來，請所有的團員，各自在心裡面請求，去邀請已經離開的家人，來到這個劇院欣賞我們的演出。所以我們的演出不是只有給底下的觀眾看，也是給已經離開的家人看，也許現場只有八百個位置，可是如果再加入我們的村民四百個，其實是有一千多個人在看我們的演出，那個時候我們的村民會覺得，他做這件事情不是只為了底下觀眾，而是富含更大更大的意義。

除了演出以外，其實我們也必須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生活，我要講的就是收入。我們團員也不可能每天一直跳一直跳，然後生活有問題、餓肚子。我就開始思考如何把我們的舞團跟我們地方、社區產業扣連在一起，所以就開始思考接下來我們要努力什麼，因為小林有個特產很特別，叫做「雞角刺」。

雞角刺如果網路上查可能查到很多，南投的薊呀什麼薊，薊類的東西，包括我們的千元大鈔，上面的那個植物是塔塔加薊。那玉山有玉山薊，坊間有坊間的一些薊類，那我們的村民以前在小林的時候，因為沒有……生活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有的生產要吃一些比較好的東西，老人家就會去挖雞角刺，然後回去煮湯給孕婦喝補元氣，如果對男生來講就是保肝顧肝提神的一個植物。所以我們今年也把這個植物研發成其他的商品，然後這個雞角刺田的是右邊這個阿伯，他叫吉綠阿伯就是剛的大鼓陣的團主，團主就是帶團的那位，然後就跟阿伯收購，收購做成下一張照片的雞角刺酒。我們開始把他做成一些商品，這個雞角刺酒為什麼叫雞角刺酒原因很簡單，一般在社區或是在部落遇到最大的問題是，物件袂當放，你不能放的東西你就銷路有限，就是因為他們期限短，就容易發霉容易怎麼樣之類的，問題很多哦。所以我們這邊做酒越沉越香，我們又在社區做產業。做產業之後我們也開始研發商品，比如說我們有「梅好薑來」禮盒，今年中秋節推出來的哦。每年過年都會做年糕，開始在社區舉辦我們歌舞文化節，因為我們有舞團，就開始做文化節。上面有個五哦，五，就是已經第五年了，舉辦第五次了，因為我們想說辦個十次，應該這就變成傳統了。我們都想得很天真，也在某些商品上面放入我們的族語，我們的五，不是 **lima**，是 **hima**，所以我們的五是講 **hima**，不是講 **lima**，那些燒年糕是我們每年過年都會推出的商品，來做年糕跟做「梅好薑來」禮盒跟參加我們的文化節的都是團員，在座的都會做這些事情。可是我除了跳舞以外，我還是養活自己，就必須做這件事情，這兩個是我們兩個烘焙很重要的，我們前陣子還在趕餅到晚上十一、十二點就一直做餅。那個周金源大哥每次過年的時候就開始炊甜粿，每次就一直炊甜粿。他（指郭）就要幫忙接單用 **excel** 幫忙出單出貨。沒幾個人，就是你看到的這幾個人而已，頂多再多幾個團員這樣。

然後我們也開始在社區裡面推廣我們的小旅行，我們的舞團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我們社區有個活動中心，比這邊再大一點點而已，我們有舞臺，然後我們也有做一些、畫一些畫也用竹子做裝飾，所以我們社區其實有個小型的大滿劇場，大概容納八十個人的小型劇場，我們也有用投影設備，也有架燈光，後來發現架越多設備我越忙，因為都是我在用，當然，

他們就安安心心地表演就好了，這個我來用就好了。我們也有混音器什麼都有用這樣，後來我發現天氣好熱，想辦法去買了一臺冷氣八九萬吧，買之後就沒有錢了，買不起第二臺，這種空間我們只用一臺冷氣也不冷啊，我們只能說不要七八月來哦，七八月太熱，過了七八月就還好，所以我們也有買一臺小冷氣。舞團就開始跟社區結合，開始在做劇場，還蠻多人會因為舞團跑來我們社區。他們來看我們或者是他們在外面的場合看到舞團之後，又揪一團跑進來我們的社區看我們表演，可是我們的收費也不會很貴，因為收太貴人家也會有一些猶豫，所以我們的收費也沒有到很貴，但這種收費永遠都會跟我們想得不一樣啦，我們還是把價值提高一點。

我們有柴燒年糕的體驗，因為既然我們已經有柴燒年糕了，為什麼不要作成體驗？因為我們這些小朋友來好開心，他們看到那個年糕，他們的體驗的過程就是就是「粿切」（臺語：kuè-tshè），跟糖的混合。小朋友看到那個粿切，大家知道粿切嗎？，糯米磨完把他濾乾叫作粿切，小朋友以為那是黏土，就玩黏土就開始要挖他，玩得很開心，挖完之後他們就把它用成跟糖混合，之後我們就會拿去蒸，大概要蒸六個小時，因為我們是用木柴，木柴我們會選用三種木柴，荔枝木、龍眼木跟相思木，這三種木柴比較硬所以他燒比較久，比較不會一下子就沒了，他的煙也可以跑到年糕裡面，所以柴燒年糕的特色就是年糕裡面會摻一點煙燻的味道在裡面。再來，遊客他早上做完年糕之後通常會待到下午四點，他要可以帶走他們親手做的年糕帶回家，可能還會記得我們三天啦，因為三天吃完才會忘記我們，就是三天還會記得他有來這邊做年糕。

那再來我們有一個大武壠族的植物園，我們現場也有書，就是植物誌的書，這是我們表弟主編，表弟也是我們的團員，其實大家都是團員，再怎麼樣都會被我們拉來跳舞，都已經來了就跳個舞，他花了大概十四年的時間去做口述訪談，訪談一些植物的運用，不一樣的植物的運用，加上植物保留的母語，全部都記錄在這本書裡面，還有人物的故事都在這本書裡面，這本書其實蠻值得收藏的。再來有花環體驗，因為我們會請耆老現場教大家編花環，遊客很愛編花環，他們可以拍美美的照片，所以他們都會編花環。再來是風味餐，風味餐是小旅行裡面最重要的，因為他留下來吃飯才會待更久的時間，所以我也很要求他們要把風味餐煮好吃。我們的主廚揮手，這是我們的主廚，你看我們大家都身兼多職，這個是梅好薑來烘焙的組長，負責做餅的，這個負責炊甜粿，他負責整理檔案、端盤子跟出貨、罵小孩，就是管理那些小孩，小朋友很失控哦，因為小朋友太多。再來我們還有一個生活體驗叫做採舉，體驗以前在沒有電的年代如何去運輸木柴，在山上的時候如何去搬運木柴過程，這是我們另外一個體驗，那我們就看最後一支影片，就是在講我們日光小林的產業

00134 09：15 開始

這是最後一支影片，然後非常謝謝今天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其實我們來成功大學分享真的很開心，因為我們第一次到臺南分享，以前都在高雄，以前會去分享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認識的，但成功大學我們比較沒有接觸哦，而且又是國立大學，所以我們蠻開心有機會到這邊來。大家來這邊聽我們分享，我要回饋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曾經經歷過很大的事件，其實你們只要看我們的演出跟聽我們的分享，對我們來說真的是非常大的鼓勵，這個鼓勵不是說你要幫我們做什麼，而是說你們在這邊聽我們分享，其實就讓我們覺得，我們有價值、我們有意義，繼續在這個土地上是有意義的一件事。所以你們在這邊聽我們講是一個很大很大非常大的鼓勵，我們在這邊也要謝謝大家今天來聽我們的一個分享，我們要謝謝一下大家、謝謝大家（拍手）。然後主辦單位說可以讓大家休息個五分鐘，等一下回來之後就會教大家唱古歌謠，教大家如何牽手跟我們的四步舞。結束之後就有個二十分鐘的討論這樣子，謝謝大家。

下半場

好我們就開始，我們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沒介紹我們的族群啊？我們是大武壠，都沒有，對，衣服上面有，六重溪的認同好像都有，西拉雅跟大武壠好像都有，就要看他們自己的自我認同。

好，到中間。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教大家唱古歌謠，教唱部分可以教給我們的萬蔚，跟團員們帶大家唱。

萬：我們先教唱，好，感覺第二場人比較少，剛有走掉一兩個，因為怕跳舞嘛，跳舞就很好玩，有精神一點。好啦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我們就是帶來這首很適合大家一起來學的這首古歌謠，因為一開始阿亮有講過，有一些是祭祀的歌謠，這個就不便在這裡教大家，我怕大家唱了我們祖靈就來了。好啦所以我們唱一首比較老少咸宜的，這首依阿達賽他是我們在小林夜祭的時候，我們開向完，就是那種比較嚴肅的祭儀過後，我們就會唱這首依阿達賽，依阿達賽的中文名字叫做男女對唱曲調，顧名思義就是男生跟女生可以互動，一首很活潑快樂的古歌謠。依阿達賽一共有六句，那現在在上面看到這個歌詞五線譜底下的，是我們的第一跟第二，所以待會我們會，六句的唱法都一模一樣，只是歌詞不太一樣而已。好我們現在就一句一句教大家來唱這首依阿達賽，我們現在先唱第一行：

依阿達賽～依那依那依啊～依那依那依啊
雷羅黑～貝羅黑～打賽囉～米甲賽

我們先把這個曲調聽過一次，大家要怎麼樣唱先把它學起來，然後後面呢歌詞一模一樣，只是把不同的文字套上去而已，我們一樣先唱第一句，我們一樣唱第一行、第二行這樣子，剛剛我們示範的是比較慢一點，現在呢我們要把節奏加快，所以說會唱快一點，這時候就大家一起來哦，預備～唱：

依阿達賽～依那依那依啊～依那依那依啊
雷羅黑～貝羅黑～打賽囉～米甲賽
接著第二句～
依阿達賽～依那黑啊黑溫～那黑那黑溫
唵羅黑～貝羅黑～打賽囉～米甲賽

第三句嗎？

亮：學兩句就可以了。自己看歌詞哈哈

（字太小）

原來大家剛剛沒有唱是因為看不到字是不是，那這時候字放大，我們就要唱大聲一點了哦沒有問題齣？我們一樣再重來一次，等於說我們剛剛已經唱了兩句了，第二套都已經學起來，後面都一模一樣，好，我們從頭開始，一、二、三唱：

依阿達賽～依那依那依啊～依那依那依啊
雷羅黑～貝羅黑～打賽囉～米甲賽

依阿達賽～依那黑啊黑溫～那黑那黑溫
唵羅黑～貝羅黑～打賽囉～米甲賽

欸？你們是有偷偷學過是不是怎麼那麼厲害？就可以教牽手歌。

亮：這首古歌謠大家如果最近農曆十月十四號，頭社也有祭典哦，頭社他們的歌裡面也有這首。只是他……因為我們在採集這首的時候，在日據時代的錄音檔有聽到六句，可是頭社裡面只聽到兩句，因為林清財教授有把他們的歌謠全部把他整理成一個光碟跟做拆解，他們只有出現兩句。頭社的祭典歌謠到我們這邊有沒有一樣？很多一樣的地方

因為當時有六龜的人搬到頭社去，有個女的族人嫁過去，頭社的人很照顧她的先生幫，她先生處理過某些事情，他為了回饋這些頭社的主人，所以他老婆就開始教頭社的人唱古歌謠，這個在維基百科裡面都有寫。然後去採集的是林清財老師幫他們採集的，這首歌很容易學，而起節奏還蠻輕快簡單的，還要再唱一次嗎？再唱一次好了。

萬：我看各位姊姊很厲害欸，幾乎已經琅琅上口，那就不好意思，好待會我們再唱一次，接下來我們就要全部一起來學剛才那個四步舞，就是把這首歌整個學起來，到時候農曆九月十五號，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小林夜祭，只要放這首歌的時候大家全部下來跳好不好？如果說這首歌很好聽，你想要學其他歌的話，我們今天有帶我們的出版品來，今天買會有打折，打到五折這樣子。好那我們再唱一次，接下來就準備搭配舞蹈的部分，會唱大家一起唱。我再順便附註一下，這首歌是男生起音，男生會唱前半段，女生就後面加進來。不過沒關係，反正就全部一起唱就好了，其實我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男生女生是這樣挽來挽去調情，很開心的一首歌曲，好來一二三唱：

依阿達賽～依那依那依啊～依那依那依啊
雷羅黑～貝羅黑～打賽囉～米甲賽

依阿達賽～依那黑啊黑溫～那黑那黑溫
噶羅黑～貝羅黑～打賽囉～米甲賽

好，沒問題了，請大家全部起立。放下你的手機，放下你的筆記本，其實臺灣的原住民牽手幾乎大同小異，就是可能一些小地方細節不一樣。我們要圍成一個半弧形，待會我們要繞圈，我們這個場地很大，小巨蛋。待會我們會繞這個圓圈行進這樣子，待會那個門口幫我們打開，我們要繞到校園去，成大非常地大。好，先教大家牽手，牽手怎麼牽？手往前，我們看著我們的團員示範，來，打開，好，打開，請你跟隔壁的隔壁牽手。好，注意一下右上左下，右手臂在上，左手臂被壓著，再稍微靠攏一下，我們排成一個圓弧形，今天我們都認識嗎？互相都不認識？真的假的？好，今天上完這堂課大家都變成好朋友了，在路上嘿～依阿達賽，這個很歡樂的一首歌。手都對齣？檢查一下，好，很好通，常我們在帶遊客的時候，一定要來做個測驗，否則我們今天來上這堂課就沒有意義對不對？

好，我們手放下，回復上一動我們來做個小小測驗，等一下，我說牽手的時候，請你迅速地把手牽起來。抓誰牽錯，等一下出來唱這首歌，來做一下表演好不好？好～我們自己在說好聽口令，一二三牽手！咦？都對欸，那等一下就你們兩個表演啦。都對好厲害，真的。這個手部分交完之後，那教大家這個腳怎麼走，四步舞顧名思義有幾個步伐（四個），姊姊你太厲害了，等一下我們私底下聊一聊。臺灣人就這樣子很害羞有沒有，我們山上原住民就不會這樣，酒喝下去大家都活潑。好OK四步舞很簡單：一的時候請把你的左腳往右前方伸過去，左腳，左前，小步一點，因為我們場地很大像個小巨蛋一樣。二的時候，右腳往你右邊伸過去，輕輕靠過去就好，這很明顯就趕快想跟男生靠近，靠很大步有沒有。好，三的時候一樣是左腳，往你的右後方踩過去，小小步就好。四，右腳收回來，就這樣子很簡單，我們

再來一次基本款的，慢慢走就好，姊姊阿姨，阿姨平常都負責煮菜，很少來跳這首，他都知道我們接下來流程要怎麼走，好，來我們數節拍，一個八拍，五、六、七、走。

一、二、三、四，再來

一、二、三、四

OK嗎？有沒有問題，姊姊應該沒有問題啦，對，這個看得出來有學過，很認真。最後要教一下我們是哪一族大家還記得嗎？答案就寫在我的身上，對對對不用急啦，我們是大武壠族，所以要教大家大武壠族特有的歡呼，每一族都不一樣，排灣有排灣的，布農有布農的，甚至排灣裡面還細分南排北排東排，那歡呼都不一樣，我們這邊就一個很簡單的歡呼。當那個頭人，還是講跳舞那個我們最後一個喊歡呼的，我們就一起配合。我喊 hi-ho 的時候，大家講 whee~ 然後雙手舉起來。

好試一下，hi-ho~whee~

哈哈，很好玩有沒有？每一次有些人就會打到臉這樣子，剛才你動作太誇張了吧，整個像漫畫一樣往後仰是怎樣？我們再試一次都不認識嘛？不認識打下去沒關係反正沒感情，我們每次在帶的時候就會說，比如說老公老婆會隔壁跳，都會說有仇報仇，沒仇練身體，然後打特別大力。沒有啦，還是要注意安全，好，我們再試一下？

hi-ho~whee~

就這樣子很簡單，這三個步驟，手，腳，歡呼練起來呢再搭上這首歌，就是很完整我們祭祀的歌曲。OK，我們現在要來搭配我們的音樂，男女對唱曲調就是要快樂一點。

hi-ho~whee~掌聲鼓勵謝謝！

亮：謝謝，那我們可以回到座位上，接下來我們就是有一段時間的座談與交流。一般的祭典其實要像六重溪那樣，從十一點開始，然後來迎接一些狀況，所以我們那邊是晚上六點半開始，不然就是要像六重溪十一點開始一直到天亮，唱到隔天。而且六重溪是兩天，我們只有一天而已。

主辦單位：我覺得機會很難得是因為我們大部分看到大滿舞團出來是表演的，我們很少可以聽到，就是跟團員坐這個進聽他們現身說法，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如果你是今天才認識大滿舞團沒有關係，你有任何問題我們就像聊天一樣就是舉手然後發問，然後或者是你今天參加活動有什麼想跟講師回饋的也可以，大家就自由發言。有沒有？

觀眾 A：我發現這個跳的方向不一樣，因為我之前去那個排灣南和村，他們跳的是另外一個，舞步也有點不一樣。

團員：一樣的話我們就變成排灣人了。

觀眾 A：我剛剛有聽到未來是想要復興母語這一塊，然後我很好奇是大武壠族你們的母語是自己一族，還是其實有跟別的族有相似性，或者是跟哪一個族語言比較接近？還是都獨立不一樣？如果要復原的話要從哪裡開始？到現在還有人在使用這個語言嗎，還是只是變成是語言學家在研究的一個學問而已？我想問這塊。

亮：會開始想接觸語言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這四年都有跟文化部申請原住民村落的案子，我在寫的時候都是寫舞團發展、古謠跟樂舞嘛，然後去做展演。因為我們今年已經第四年，他就要求我說叫我無論如何都要把古謠跟母語要結合這樣，所以我是前兩個禮拜才開始跟高師大的王本瑛教授，一個語言學王本瑛副教授，才開始跟他聊這一塊。我們會從我們的母語是從

日據時代被記錄下來的母語的單字只有兩百多個單字，他沒辦法構成句子，所以因為我現在在臺南，後來語言學姊李壬癸老師他又有提出另外一派的說法，也就是說西拉雅復振的西拉雅語裡面的某些部分其實很多部分是屬於大武壠語，這是剛才提的語言學家有各自的講法，但這個東西就是很尷尬，為什麼一直不碰的原因在這裡，因為西拉雅比我們早復振的西拉雅語，那我們現在復振語言的時候，就是大家有各自的論述，有一些狀況，所以我們才會拖到現在才要去碰。後來我們發現到當我們的文化復振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如果你不再去處理語言的話，很多東西我們會無法理解，包括古謠的實際內涵，包括很多可能文獻上看到的母語可能又沒辦法解讀的話，其實我們在對自己的文化了解會非常受限。一開始可能影響還沒有很大，但你越深入要突破的時候就會遇到很大的瓶頸，後來發現到語言真的很重要，我們可能會從新港文書另外還有一本書，去找尋我們的單字，再來就是文法，這些書籍裡面可以去解讀他的文法。對，所以我們會跟高師大，因為我們才剛開始啟動，所以我現在也無法回答我們語言接近跟誰一樣，可是我們知道很多語言跟西拉雅有一樣，包括他們最近在聊的他們的螃蟹 **agang**，我們也叫 **agang**，我們的 **Manhanlu** 是祝福平安，他們也是。就是西拉雅目前也是這樣子的一個說法，我們有一些單字是一樣，那是因為我們之前的兩個族群在臺南市，都在臺南這個地區難免會有通婚的狀態，所以就語言會有互相交流的狀態，包括我們的古謠也很多一樣，就是我們嫁過去傳過去的那邊，時間久了他們開始講說這是他們的歌、我們的歌，所以這個問題不只發生在西拉雅跟大武壠，有山上的地方最明顯的，布農族跟 **Kanakanavu**，就是那瑪夏那邊，這兩族群也是，他也說這個歌謠是他們的，他也說這個歌謠是我們的，在他們講說誰的誰的歌謠，所以你會發現臺灣原住民一個特別的現象。他們也會有一個現象是去搶發聲權，就是說誰先發表好像就是，因為每個族群……，可是這個東西中間可能斷了太長的時間，所以他可能無法去想說欸是你的？還是我的？還是誰的？就無法去判斷，而且語言學更明顯，各說各派，他會講他的講話，他會講他的說法，所以我目前只能回答到這裡。

因為我們是今年，上次談過一次之後，接下來才會再開始協助語言的部分這樣也目前知道的是只有兩百多個單字，而且復振單字的過程中發現有些發音也不是羅馬拼音可以發出來的，所以以後可能會出現大武壠族拼音的系統。你有在接觸排灣族就知道，他們很多自己的一個彈舌音或是什麼的音，以後我們也會面臨這塊，可是我們就是剛開始這樣。

觀眾 A：我有一個小小的，就是小林村以外，就是大武壠這個族群認同的群體還有在別的地方嗎？除了在小林村。

亮：其實高雄就是兩河流域，就是荖濃溪跟楠梓仙溪這全部都是，包括六龜、甲仙、杉林這裡全部幾乎都是。有些人知道自己是誰，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是誰，然後那是高雄的部分，六龜還遠到什麼花蓮大庄，就是海的另外一邊，山區那邊其實都是大武壠，六龜那邊其實很多地方頂荖濃。就是六龜一帶，六龜甲仙跟杉林是目前最多的。可是如果你拉到內門的話，內門是西拉雅，因為左鎮遷過去的嘛，他們的自我認同會比較西拉雅。可是內門又有一個很特別的社群叫做大傑顛，他到後來就說他們是馬卡道，可能那邊有一些馬卡道在那邊，所以大部分杉林甲仙六龜是大武壠、再來一定是臺南。臺南那邊是六重溪，可是六重溪的認同也很特別，因為他們跟西拉雅一樣會婚嫁，所以有些人會認同大武壠有些會認同西拉雅，不過這是他的爸爸是大武壠他的媽媽是西拉雅，就會有這種特別現象。可是如果要判斷這個地方是不是大武壠族群的話，主要還是以公廨為主啦，公廨，傳統信仰會在這個地方。那六重溪很明顯他就有，他的信仰中心跟我們是不一樣的。中間一樣有中柱，一樣有魚筍在上面，那個是很明顯是大武壠的殿室，西拉雅是看不到這個東西的，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除了六重溪以外，其實再來就是花蓮的大庄，富里那邊有一個大庄公廨，那裡也大多數是大武壠，可是他們很特別，他們不會說自己是大武壠，他們會說自己是大滿，就是我們大滿舞團的大滿這兩個字。伊講伊是大滿哦伊講伊是大武壠，這個他們知道他們跟我們一樣，只是說他們在老人家的口述傳下來直接是自稱自己是大滿，所以就問大庄人你是不是大武壠族，他說我是大滿，我現場看過他們這樣回答。我說你是不是大武壠？他說不對，我是大滿，其實他們是一樣的，他們一樣有傳統公廨，他們要有那一根中柱，我們稱中柱為 **kayu**，族語裡面有記載到，祭祀的語言比較容易被留下來，因為你會一直使用 **kayu**，他一樣有個向竹，我們向竹稱之為 **agiseng**。**agiseng** 是在淺井惠倫的人類學家記錄裡面，他的手抄他有用手抄稿裡面有看到，所以知道這兩個象徵幾乎都是大武壠體系的，聽說玉井那邊也有一個，可是我們沒有實際去過。因為我們是從玉井遷到高雄，所以玉井那邊也保留一個夜祭的地方，我們大概的分佈就是臺南玉井六重溪山區那一帶，然後一直到甲仙、六龜的兩溪流域，一直到花蓮。我們過去花蓮會走兩條路，一條是翻過六龜之後再到花蓮，另外一條是走阿朗壹古道，到阿朗壹古道一樣這樣上去。我上次有去聽他們老人家口述，他們一樣會遇到卑南族跟他們搶奪地盤，因為卑南族很強悍，一樣會遇到他們，一些敵對關係，然後又跑，卑南族不讓他們停下來，不讓他們待在那裡，就向北港，然後就趕到現在的富里，然後他們到那邊，遇到很大的問題是，阿美族把他們包起來了，於是他們發現到自己的認同，因為阿美族的關係，如果你這個族群自己的意識不夠強，很容易就被其他族群吃掉。所以那時候我也是很意外，他們的服飾很像阿美族，我有看過我們的傳統服飾，可能一些繡紋或飾品，開始出現阿美族的東西，開始有融合的狀態就會出現。

觀眾 B：我今天看到就是日光小林我覺得蠻開心的，因為我有遠房的親戚就是住在小林村這樣子，他們是一整家就不見了，彼此是家庭是很富裕的，然後就是為了在那邊執著那一塊土地，所以這樣子一掃就整家都沒有了，我覺得好難過哦。我覺得就是我們在談這個跟在地文化還有文創這個結合，你們做得很好。因為有些人就是等我們政府來救，你看自救比較快呢，所以我就覺得你們很棒就是你們已經超越我想像的速度，我真的覺得是很棒也佩服你們。那我想我這個建議就是說，其實你們已經辦這個體驗營，你們可以把這個再做大一點，我覺得國中小這一塊也可以，我想用這種方式就是說，你就是用學校來分享，讓人家知道你們的存在，因為今天如果我沒有來參加我也不知道已經變成現在這樣子，真的是很感謝。我想要做大就是國小這是一個點，然後你看看 Y M C A 還有一些那個一些社團，他也一直在辦體驗營，我自己參加非常多的體驗營，孩子從小從幼稚園從國小國中，他們就參加很多夏令營，那我可以了解就是說，如果我們自己學校辦的就比較便宜，那當然是在地的文化我想更便宜。但是你看看哦很多的一些以賺錢為導向的團體，他所辦的其實在我們的經驗來看，我們馬上就知道說他成本多少，我覺得我的一個觀念就是說要夠好，你要夠好才會長久，還有對我們的家長對教育，我覺得這樣是有幫助的，這是我分享謝謝。

觀眾 C：我很好奇你在文化重建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比較大的困難？還有就是你們再把你們的文化傳承到比較年輕一代的時候，有沒有遇到比較大的障礙，譬如說小孩子都到外地讀書都到外地工作，所以文化保存比較不容易。

亮：我覺得文化復振，遇到最大的困難，大概是因為風災發生的時候，它摧毀了之前的累積，斷層超乎我們的想像。第一個我們的文物不見了，就是一些保留下來的東西不見了，你可能遍佈看到一些銀器或是一些文物，以前我們小林國小裡面有一個小型的文物館，他保留很多東西，風災發生的時候就全部帶走了，這是實體的部分。第二個還有一些記錄，資訊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其實很多東西都帶走很麻煩的，再來第二個就是人被帶走了，老人家都走了，因為原本會住在小林村的村民，基本上就是深根小林的那些人。你今天會看到我們

在這裡，我們就住在外面的人啊，我們發現我們在臺北、在臺中、在高雄、在臺東我們都在別的地方，你才會在這個時候看到我們。如果今天我們是在小林深耕的那些人的話，今天看不到我們。我記得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連這三個字，看都沒看過，我們根本沒有看過大武壠三個字，聽都沒聽過。我那時候已經二十八、九歲，這段期間我只回去參加過三次祭典，以前在復振祭典的時候沒有文宣，因為以前的人不會去做文宣，我媽只會打電話問我要不要回家，我說有空就回去，媽媽也不會跟我講說我是什麼族群，都沒跟我聊這些。因為從阿嬤那個年代就不會讓小孩子知道我們是什麼族群，可能擔心被打壓被日本人打壓或者是說以前傳下來的傳統就是這樣，他就不會讓你的後一代知道你是誰，為了要保護你的後一代，所以換成越來越嚴重，我記得以前我問我爸是哪裡來，我爸跟我說嘉義，印象非常深刻。然後跟我講嘉義。後來長大才察覺，不對，我們好像不是從嘉義來的，也就是說，我爸爸那個年代，在我阿嬤那年代已經斷掉了。之後爸爸傳給我的時候，我們後來查族譜，發現不是啊，我們姓王的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住在這個地方，所以爸爸的時代就是大斷層了。這樣就算了，然後還發生那麼大的天災，東西跟人全部帶走了，所以我們回來的時候其實都在搶救文化，我上次到另一個地方到臺東的時候，他說我們在搶黃昏的文化，就已經是黃昏了快沒有了，然後我們在搶救。搶救不回來的就只能從文獻去找，文獻去找的東西又很有限，像古謠這種東西，雖然有五線譜，日本人也寫五線譜，用羅馬拼音，後來發現到日本羅馬拼音有時候是因為他的口音，發出的音又跟我們想得不一樣，這是我們在古謠上遇到的很大的困難。也許他的拼音跟我在錄音裡面聽起來怎麼又覺得好像有些地方不是我們想的那樣，所以光那個東西我們可能就要研究，或是要請求外界的幫忙。再來，有五線譜留下來了，但我們不是學音樂的，看不懂，我們就要去找，像我們這上次就去找以前小林國小的音樂老師，他剛好就還在杉林那附近教書，老師這個五線譜可以幫我唱嗎？老師就很熱心地有鋼琴馬上彈馬上唱，然後就幫我們錄音，幫我看五線譜然後彈鋼琴，幫我錄音錄好，錄好之後又傳檔案給我，我們就開始跟著那個錄音就開始學。我們的過程是這樣的：拿到五線譜請人家幫我們彈，彈完之後再回來一句一句慢慢學，然後抓那個音，老師可能教我們怎麼弄五線譜這樣。

一般原住民古謠復振只要找到會唱的老人家，有口傳，這個就用口傳的，人家唱一句我們就唱一句，這是最以前古老的方式，可是現在沒有老人啊怎麼辦？就是剛才講的請人家彈五線譜，彈五線譜錄好音唱給我們，然後我們就找五線譜學，變成會有這個方式。我們在小林國小教，包括我們自己日光小林的孩子，我們很多孩子都是在國中就會離開我們社區了，有些晚一點的可能高中才會離開。他們一定會離開，我們也接受這樣的事實，可是為什麼堅持繼續在小林國小教小朋友就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因其實就是，我要利用這個小學生，已經到一年級，我要花六年的時間，我要把我們所有舞團知道的東西全部告訴這些小孩子，所以我現在每個禮拜四都有七十分鐘的小朋友教學，我們都早上八點哦，從日光小林都要七點多就出門了，七點就要起床了。每個禮拜都沒有變到現在還是，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去，我們不是期待小孩子一直留在社區，小孩子都有各自的發展我們都能夠理解，可是我們只是期待六年我會把我們知道的都給你這個孩子，任何孩子都一樣，然後你以後去外地念書了，你到大學到外地工作了，至少有一天你想返家的時候，你不會對自己的文化陌生，你完全知道的文化，你回來可以跟這個社區馬上連結，馬上去協助這些老人家，或是你協助村莊要做什麼事情，他馬上可以連上線。你知道我們去教完五里埔小林國小小朋友之後，因為我們日光小林畢竟跟我們的原鄉小林有四十分鐘的車程，我們不可能常常回去教他們唱歌，我們五里埔老人家很可愛，他就把小林國小的小孩子挖出來，去把小林國小找出來，他叫小林國小的小朋友教他們唱歌，因為他們不會唱。但我們把我們會的都教給小孩子了，那由小孩子來教他們唱，你看這個現象他就發酵了，這是我們所期待的，發生在小孩子身上的一個部分。

這些老家人以後可能也會離開，等這批小朋友他二十年後長大了，他出來陸陸續續回鄉了，你這個族群會消失嗎？不會消失。他會一直存在，因為我已經跨了六年的時間，一直砸東西

在他身上，而且我在聊古謠的過程中，我一定會跟他講傳統文化，一定會跟他講很多很多的事情，後來小林國小的校長開始重視這件事情，因為前幾年，現在教育部有個計畫叫做藝術深耕，剛好藝術深耕他必須跟一個立案的表演團體結合，剛好我們大滿舞團是立案組織，因為我們後來把他立案。一開始我們並沒有立案，一開始我們只是為了落成唱歌跳舞，沒有想過立案這件事情，後來發現三四年後，我們要申請經費或是申請場地的時候，比如說我們去衛武營表演，你可能用社區發展協會去申請嗎？你是社會局的怎麼會跑來跟我申請國家級的場地，所以我發現到這些困境之後，我就把我們舞團立案，就在文化局立案。立案之後我們就用表演藝術團體去申請表演場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開始把舞團立案，後來小林國小發現我們立案，他就用藝術深耕跟我們扣在一起，所以我們就會跟他們簽合作同意書，會放在教育部的深耕計畫的連結裡面，他也開放如果未來有其他小學復振他們的大壠族的文化的，其實也可以跟我們有合作關係可以來找我們，那我們跟他們合作這樣，這就是我們在做文化復振上的一個過程跟分享。

B：我覺得我們住在都市的人都很單純，就好山好水，怎知道會發生這種事情。

亮：香港的朋友發表一下？

顏：不同族群的東西就想找回族群自己的東西，就讓我很好奇。可是按照我的經驗，好像在找的過程當中你們會發現啊我可能跟這些族之間有一些相似或聯繫的地方，那你們會怎樣定位自己？我這個族是這個樣子，那我跟其他的有什麼不一樣，就不會到最後說，我們大家都很像，就來個大融合之類的。因為我就覺得好像，剛剛說語言，剛剛說跟西拉雅語有很像的地方，然後或是歌謠的方面，因為大家都會有些通婚的狀況，就也會傳到不同的地方這樣子，怎樣可以找到自己的定點，這就是我們最大特點，就這個就是我們的這樣子。其實我是蠻好奇，好像當你發現很多很像，你就很容易迷失自己？我怕我這樣問會很失禮的，因為我就是沒有很認識的。

亮：好，我回答一點點再看接下來怎麼回答。其實我們身在其中，我們已經厲害到我看到他的模樣大概就知道是哪裡人，我們已經可以這樣判斷了。因為我們都相處在一起，我們是有辦法這樣判斷的，那天我去小林國小看到一個小朋友。枋寮欸，我們是可以判斷這個是蚵仔寮，不然甲仙的地方去，我們是已經可以這樣判斷的，比較細部的。可能對外部來講，他看到的這是阿美族偏白，排灣族就是 2B 鉛筆還是幾 B 鉛筆，因為他是香港來的，你只要跟臺灣的原住民相處久了，其實是可以分辨的。你可以分辨出來這是阿美這是排灣，為什麼布農？分辨得出來。布農就是第一個腿粗嘛，男生腿很粗，那女生就是比較沒有腰，是可以判斷的。生活久了你是可以判斷出來哪一族，好泰雅族或鄒族都有點荷蘭的，尤其是鄒族，他的鼻子就很挺，你就看這個是荷蘭，因為他有點荷蘭的血統，其實都可以判斷。相處久了，都可以蠻輕易的，比較不好分辨的就是混血兒，排灣混鄒族，那個就很難分辨，又像排灣又像鄒族，那個可能就要認識他才能分辨。所以第一個我們從外形是可以分辨，像周、我姓王，其實都可以講得出來他的家族，因為我們的腦海裡面已經有他家族的一個印象，所以我們一看就能夠判斷，看一下就知道這一定是潘家的小孩，這一定是劉家的小孩，還有姓毛的，毛家族的，我們是可以判斷。

第二個從哪裡判斷我們是哪個族群？信仰。你什麼不會變？什麼都會變，你信仰不會變，信仰是什麼就是什麼。我們是太祖就是太祖，不可能信仰完了變成阿立祖嘛變成毛祖，不會哦所以我信仰太祖，我們信仰是這個，我就是這個族群的人，我信啥就是啥，我們不是說你有祖靈信仰就不可以有其他信仰哦，像我們周大哥他是基督徒，他一樣會出現第二個信仰，可是他知道他來自太祖祖靈的信仰，他會知道他是哪一族的人他從哪邊來。

像我們小林有兩個信仰，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只有一個祖靈信仰，我們還有一個道教信仰叫玄天上帝，所以我們會拜玄天上帝也會拜祖靈信仰哦，那為什麼後來玄天上帝一直很旺盛？因為就很「興」就比較多人去拜比較鬧熱，後來祖靈信仰稍微被遺忘，可是文化復振之後他開始又起來了。那我們的傳統信仰裡面不會說你信了太祖之後，你就不能去信別的信仰，我們不會這樣子，可是我們只要知道我們的信仰是太祖，其他的信仰是什麼只要清楚就可以了，所以重點是我們的信仰是什麼。

如果你說我也信仰阿立祖那你就是西拉雅，你說我的信仰是 amumu, abubu（阿姆姆）就是馬卡道，所以信仰很重要。為什麼我們要追尋我們的信仰的原因就在這裡，你才知道自己是誰，才不會不確定然後迷失。

觀眾 C：其實我說實話那個我印象當中，我是在好像也是在臺南還是先在外面一個場地先看過你，我後來是回到六重溪，因為我們西拉雅族那個夜祭其實我都有去跑，那有的時候我也會幫段老師拍一些照片，所以變成我一些那個夜祭我都會去跑。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那時候我剛接觸到六重溪的時候，那一年我印象不知道是你們第一次還第二次進去，我看了之後就覺得蠻有趣的，我心裡就蠻期待隔年你們會不會再過來，甚至有時候我也會偷偷跟周老師講，可不可以找他們過來表演等等。當然這就是讓他們去安排，只是我有時候心裡會蠻期待這樣子的一種，要說是表演的演出也好怎樣的情況。我蠻喜歡你們這個舞團，為什麼會喜歡？我覺得就是一種感動，也是真心的喜歡，因為說實話現在要看到這樣的表演不多。我講蠻實在的，剛剛也有提到過要進入國家劇院等等之類的，那其實對我們鄉下的小孩子來講的話蠻困難的，因為我們是臺南西北區的地方，如果家境不是很富裕的話其實不容易。

我覺得可以看到這樣的表演對我來講很感動，看完之後會再期待下一次演出。就像我提到，可能這是對於這種文化的，因為我本身畢竟也有自己在研究文化的類別，當然原住民族群不是我的專長，但多少有一種牽連性，覺得文化要保存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還有各位的樂觀。在原住民朋友身上看到這樣的付出，覺得蠻感動的，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觀眾 D：好，我想問一個有點相對來講失禮的問題，如果沒有這個風災，你們還會願意去做這個文化復興的工作嗎？

亮：如果沒有風災的話，做文化復振會是原本的那一群人，就我剛講的在風災還沒發生以前，村子裡面就有居住四百多的人，那從 1996 年就開始舉辦復振我們的族群文化，一直到 2009 年大概有十三年的時間。其實這十三年期間他們一直有在做文化復振的事，如果沒有風災的話，我們可能就不會那麼早返鄉，我們有一天會返鄉，但不會是在風災的那個時間點。他就會由原本的那一群村民、族人，會繼續做他們在做的事，我也必須坦白講，如果沒有這個風災，我也沒辦法回來做這些事，再把文化帶到另一個方向，那可能就會由原本那四百多位村民來走，他們還在的話基本上我們比較不會去干涉他們的復振，阿姨之前有參與嗎？阿姨分享一下。風災前的文化復振我是沒有參與到，周大哥也沒有，品岑有嗎？也沒有。那只有麗玉阿姨有參與到。

周：剛開始小林在復振這個文化的時候，我爸爸媽媽也要我回去，說有空就回來參與一下，可是大概我太小就出遠門了，家鄉裡的人就是不太認識我，知道我是哪一家的小孩而已。那時候我也是都有小孩了，我去參與，他們就是想說：啊你袂曉，就是我跟小林村就被隔離了。我就想說畢竟我對這個文化也是不熟悉，平常也不住在小林，都住在臺中，所以說我就斷了那個念頭，也沒有說每一次有夜祭我都回去。如果沒有這個風災的話我也不可能回來，我一直都在臺中，我已經在那邊成家、立業了，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了所以風災是怎麼樣？死

了生命，又得生命，我們又把他小林村以前沒有的東西我們又把他找回來了，又把他延續下去了，又把他帶到舞臺上面去了，以前沒有想到說會帶到舞臺去發揚光大，在我們這幾位舞團去努力的時候就把他放在舞臺了，放在你們的面前表演，這值得鼓勵，最好的一個例子。

亮：麗玉是少數有參與風災前的復振，因為我剛剛講，風災前的在復振的人很多都離開不在了，他應該是少數比較有參與到的，所以可以讓他聊聊他在參與的過程中看到什麼，或說如果沒有風災他會回來嗎？

麗：其實我參加社區的那個夜祭的時間沒有很長，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而已，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是跟我先生在山上，我們都在種菜，很少參加。就風災的前兩年才回到社區，當初我們夜祭的時候，因為我們的小林的人都是不會說夜祭的時候用錢去請工人來工作，我們都是村子裡面的人互相出來。一戶人家一兩個人可以出來的人，大家扮工，把我們夜祭的工作把他合作做好，像是說阿亮剛剛也有講過，我們夜祭的時候，一大早一定會把我們太祖的房子那個茅草，每年公廨都一定要換新的茅草屋，所以差不多一個月前我們的村民就會先到山上去找那個茅草，先把他割回來曬乾之後，就把他綁一捆一捆這樣，編成一個房子的形狀，這樣蓋上去以前我們村裡面夜祭的時候，也不會請什麼總鋪師來村裡面煮比較豐盛的東西請客還是怎樣，以前都是我們很庄腳味的，家家戶戶，看是要煮米粉啦，還是要煮雞酒，麻糬，各家會煮比較豐盛的東西，差不多下午三四點的時候，一大堆我們的供品就會排在地上，我們沒有桌子都是排在地上來祭拜我們的太祖。

亮：阿姨可以分享風災前跟村民相處復振文化的方式跟現在的差異。

麗：其實那個時候，你說復振那個時候，也不是像阿亮現在一樣。因為以前都是村長還有村長夫人一些人，他們會把以前的文化把他找出來，小林國小好像幾年前的時候就有，就把小型的文物館設在小林國小，以前的復振文化跟現在真的差比較多，因為以前的東西都不見了。現在找回來的是，慢慢去重新尋找回來的、應該會去問一些老人家，我們老人家已經很少了，語言講得也都不同了。

亮：我們小林很特別，每年人家問說你們要不要關懷據點，我跟他說我們老人家從來沒超過十個，他們都要十五個，啊就沒有十個你要怎麼做關懷據點，所以我們老人家真的很少。大家都知道一個地方的文化要產生文化，其實要幾百年的累積，一百多年的累積，這個地方才會很豐富。所以我們現在搬到日光小林之後，我們是從零開始，現在才八年，然後我說我們要在日光小林一直努力，把我們的文化種在這裡的原因就在這裡。我們常常都會回想以前的小林很好玩，很多小巷，山很好玩、水很好玩，現在都沒有了。為什麼我們很懷念原因就在這裡，我記得小時候是可以四處去玩的，媽媽不會騎車載妳去學校，排路隊走回去，下課自己回家，尤其是父母要出去外面工作的，他就把中午要吃的東西放在廚房，就自己中午去吃而已，啊沒有就沒有了，沒有就自己想辦法，以前的生活就是這麼地豐富，所以現在就很懷念，才會想要在日光小林重新再塑造這樣的環境跟氛圍。你說日光小林未來有要做什麼賺什麼大錢嗎？不，不是，我們就是很單純地要在日光小林社區找回以前小林的生活，我們不是要賺大錢，只要不要餓死就好了，做社區事務不會賺大錢，這邊有沒有社工系，在做社區服務的不會賺大錢，你沒有自己拿錢出來就偷笑了。做表演藝術更是，我們之前第一次賣票我們嚇到了，我們只是賣個票，賣不好就算了，國稅局打電話來查稅，我就嚇一跳，叫我們去做什麼營業登記，當然他要一個金額過了去做營業登記我們能理解，可問題是我們沒有盈餘啊！我就覺得一頭霧水。

為什麼做表演藝術大家做得苦哈哈地就在這裡，國稅局只看到你的賣票收入，可是搞不清楚我們這場演出可能，看我們這次在臺中國家歌劇院，我們的燈光要十八萬，音響可能要六萬，再加上我們的樂手老師、加上場租，我們那場大概花了八十萬有吧。八十萬不包含表演者的薪水，我們沒有薪水，一般養一個表演團體在舞臺上表演，他從培訓開始就要付他錢，甚至有些人是全職的，我每個月都要付他錢，有分幾種啦，我們是沒有錢的。國稅局居然來查我們稅，真的嚇到了，我就沒有理他，後來也沒有再打來了，真的發現到我們沒有盈餘，就覺得不可思議。

觀眾 E：我想問一下，我其實看這個影片看了蠻難過的，而且也有看過一些新聞報導，是在說一些小林村的人他們沒有在就是做文化復興回春的動作，他們是搬到外地住，因為他們看到小林村現在的樣子，他們其實蠻難過的。我想問你們就是你們每次在做表演，跟每次經由新聞採訪報導，你們每次都要回應這個，應該會很難過，那到現在你們是怎麼轉變的。

亮：啊這個真的問到重點，等一下我們三個都要講，三個都是村民跟表演者，那我是團長，所以他們的表演是我安排的，我們沒有導演、沒有編導，也沒有編劇，都沒有，就都是我這樣。現在連燈光也是我在打，音響也是我在用，相信我都會幫他們處理好。一開始我們在表演的時候，我也幫他們編排風災的故事，為什麼一開始我會排風災的故事，每次排都哭，他們把自己的經歷活生生地搬上舞臺，這是一件很殘忍的事。為什麼我一開始會這樣編排？第一個，觀眾有這樣的期待這是第一點。第二個，我們、我，包括他們，我們不懂自己的文化，我們腦袋沒有東西，我們沒有去採集東西，我們是一邊組成表演一邊學習，所以當時我們身上沒有任何東西，我們連族名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我的表演可能會豐富嗎？不可能，因為沒有文化底蘊，沒有去做口述歷史，這些都不成立。所以我們唯一能夠用的，我們唯一的記憶就只有風、災，所以那時候我幫他們編排的時候，就用風災故事。可是每次都哭、每次都哭，到後來我就把它拿掉，再這樣子下去不行，就把他抽掉，抽掉之後我們才開始唱歌跟跳舞，風災我們是整個抽掉，到這次的臺中國家歌劇院，我也是點到為止，後面都不講。所以有人早期看我們表演之後，到國家歌劇院之後他發現我們幾乎沒有用風災故事，我們不用，可是我們的團員居然可以不用風災的故事卻很感動別人，他可以用風災故事，可是他仍然感動別人，那是因為他們把風災的傷痛已經轉換成另外一個力量，透過歌聲、透過肢體傳達他傳達的訊息，那個力量才大。

而不是一直在講風災有多可憐，我怎麼樣，這個沒有用。你唯獨把這個東西轉換成力量，從我們的歌聲唱出來，所以臺中國家歌劇院是周大哥主場，因為他有很多朋友來看，他有朋友分享給周大哥說，他說他的同事的小朋友他在唱歌的時候，同事小朋友就跟他爸爸說，哇為什麼他們唱歌好有感情？就是我們團員唱歌非常有感情，可是他們沒有受過任何的訓練，我也沒有教他們唱歌，我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可是他們居然可以表現得這麼好，表示這些東西是由他們內心裡面去唱出來的，怎麼人跟歌跟他的背景？怎麼把他結合在一起然後慢慢唱出來，就是差在這裡而已。我們這三個人實際上有站在國家歌劇院的當事人，如何從那個，轉化這個心情，大家不要以為我們現在不會哭了，有時候還是會，唱到某些歌的時候還是會，只是我都會跟他們說你們不要讓你們的哭影響表演，我們已經在賣票演出了。我說你們要 hold 住，要哭但沒有哭出來的那一刻最美，勇敢努力地把他唱完，那是最美的，你要哭，唱完，下來臺下就哭。

記得我看到他們哭的第一次，因為他們是表演者，我那時候就比較旁觀者，我有看到他們第一次哭。我記得是在高雄同盟路上有一個客家演藝廳，那是我們第一次的演出表演團體對外，除了我們社區的落成以外，第一次到外面的正式舞臺去那邊表演。表演快到，我總是到後面提醒他們，表演要到了要準備一下，不要再聊天啦不要再吵鬧啦，我都會去提醒他們。

後來我記得那次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走到後臺去，後臺已經有人在哭了，我說啊是怎麼了，我沒有去問，下面有里長跟鄰長，我怕不好意思。我就去坐那個國中生，因為裡面國中生，我就問他說，你在哭什麼？怎麼要表演了還在哭？要唱歌了。他就跟我講說他阿公來了，他阿公到現場看他，他看到阿公來找他所以他就哭了，所以我要講的是，我們團員要表演前，這個表演場合非常地重要，其實他們都能感受他們往生的家人回到他身邊，然後給他力量讓他在舞臺上，所以他們在早期的時候在表演前就會哭，或是會想到家裡的感覺，他現在不會了，現在可能要在舞臺上下來的時候才會有這些感觸。

品：剛剛同學問到，到現在在我們還會不會痛還會不會哭？受到訪問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就我們把這些痛化成力量，把這些痛變成思念，就是用思念他們、家裡的感覺，用力量表演出來。所以剛剛阿亮所說的，我們有用我們的力量去感動到他們，才會被你們看見，所以我們很努力在過每一分每一秒，因為我們要做給那個不生存的人看，在我們家裡，告訴他我們真的很堅強。也告訴大家，你們過得很幸福，那要把握住當下，我愛你這三個字一定要常常講。

周：你問的問題非常好。畢竟我們每一個團員或是小林的村民，如果像我們那麼勇敢在舞臺唱歌的，畢竟還是少數。那個受傷是當然太痛了，可能拿我來講，這輩子是不會忘記的，這個傷口也沒辦法去撫平他的，可是站在舞臺心裡面還是很複雜，就是因為面對那麼多觀眾，一個不熟悉的地方，你要去那邊唱歌，又緊張，又自己要求袂使漏氣，所以整個心情都很複雜。有些團員他在情感上比較脆弱一點，他上個口白講了沒辦法把情緒收回來，我們也都看在眼裡也會受影響，所以說站在舞臺克制這些是不容易，尤其我們也不是說從小就被訓練站在舞臺上面，或是好好唱歌好好跳舞。我們這個是等於說，拿我來講是找回第二春，面臨這個舞臺面對那麼多人，你要把歌唱得、要怎麼去表達，其實我們內心裡要很大很大的力量跟勇氣去把它撐住，不然就開始漏氣或是唱到別句去了，這個就是難免，這對我們來講是要反覆練習也不是那麼容易。

品：我再講一個我的親身體驗，因為阿亮常常會把我們的小林之歌排在第一，然後接下來就是跳舞了，下一場如果沒有跳舞就是有我，我在那邊哭的鼻涕都在那邊流了，然後下一場又在那邊跳舞。不要笑～你好殘忍，有時候進入那個情境了，下一秒又要很歡呼地在那邊跳給你們，有一次我們就去哪一座大學忘記了，就有一位學生跑上來跟我拍照，他就說你為什麼要那麼堅強？你可以哭出來我在等你哭的那一刻，那我就笑笑說因為我們都一路走過來，都可以了所以你也可以。

亮：我們的時間到了。為什麼我們十週年的演出叫做回家跳舞其實也是這個原因。因為我們在十年前沒有離開被留下來，我們都很期待說有一天如果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我們都很期待可以再回去我們家人身邊，要去跟他們講說其實我們做了很多事情都是為了他們，所以我們很努力在過每一個當下，有一天面對我們的祖靈或家人時其實是很多事情可以跟他們講的，所以我是很期待跟家人相見的那一刻。可以再最後一個嗎？

觀眾 F：就是你們剛剛有提到說，你們其實在風災之前你們對自己的文化並不是那麼熟悉有很大的斷層，所以我比較好奇的就是，你們在風災過後是怎麼去轉變你們對自己本土文化的一種認同？或者是試著去正視它，你們想復興自己文化的時候，你們背後動力一定要有一種向前推的力量，那種東西你們覺得最關鍵的地方是哪一點？

亮：我自己的話是家人，往生的家人，等一下他們可以分享，我想要做，四百多位村民他們原本在做的，由我們接下去。他們以前努力的事情，風災他們離開，接下來就由我們去接，由我們來幫這四百位村民去做他們還沒做完的事情，就繼續努力做，那文化復振沒有那麼容易，可是有個方法最容易，回來住啊。我住在這個文化裡面不是嗎？，你住在市區一直看，回來住最快，回來我就接觸到周大哥，我就接觸到很多長輩，我跟他們相處，在這個環境裡面，跟語言一樣。我在臺語的語言裡面就學會臺語了，我在客家裡面就學會客家語，現在小朋友每天看手機就學會中文了，也不用教就自己學中文了，所以文化就回家就好了，回去你原生部落你原生的家庭，接觸你的族人接觸你的文化，參加祭典，他們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割茅草就去割茅草，捕魚的去捕魚，狩獵的去狩獵。不懂再慢慢地去找資料或跟老人家聊天，其實很快就復振了，我學會之後就去教給別人，就慢慢地開始延續了。

周：那個，講文化好像都有一點太籠統了。文化是什麼？在風災以前我對文化兩個字是陌生的，也不會語言，因為我的職業其實會寫阿拉伯字而已。所以說回來感覺到說文化是什麼？我自己也講不出所以然來，所以我們要像團長講的，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回來住，跟他們一起相處，就是慢慢你找出這個文化的一些脈絡，或是說甚至於小林村以前沒有的，我們現在把他創出來創新文化。因為我們現在小林村的生活方式跟以前小林村的生活方式完全就是不一樣的型態，就是風災了，人也被帶走了，就完完全全地隔離了，所以我們就在這個一起生活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會產生文化。創新，就以前沒有的，我們把他拉回來，甚至創新另外一個文化。像剛才講的，我叫什麼名字我就不知道，我們是大武壠，我是跟西拉雅是不一樣的，以前的人都講說你們是西拉雅族群的一份子，結果我們去找資料唱歌啊祭典的儀式完全都不一樣。我們就會去找出說，我們是大武壠，這是文化啊，所以以前，我剛剛講的，年紀比較小的時候到甲仙讀書，甲仙人攏講，要識別你敢是小林人？你開嘴人就知影，甚至那小孩一看，你不開口人家就不曉得說你哪裡搞不清楚，你一開口人家就說你是小林村的人，因為那個講話的音腔就是文化，就很快會識別說，你是小林村的那塊。可是你曉不曉得，現在曉得了是屬於大武壠那一塊的，所以說至少我們有找到舞臺有趣推廣，這都是力量，所以我們每一年就盡量去學一些古謠，就慢慢學、一次次累積，更多的元素進去，會唱得更好，當然更好是你們認同的啦，你們沒有感動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就是賣力得演出，就是說把他唱好，謝謝各位。

亮：你們三個都要回答，這同學的問題應該是你們為什麼要唱歌跳舞吧？，白話一點，是這樣嗎？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同學你的問題是這個嗎？

觀眾 F：就是為什麼你們要接下去做文化？

品：我回到我們部落的主要原因是想要讓更多人知道我大武壠族，我們小林村在哪裡，很簡單就這樣，換你。

亮：品岑之所以會這樣講的原因是因為風災發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小林，直升機要去救災，沒有人知道小林在哪裡。剛好那個時候，因為土石流的關係，就算今天小林還在，他土石流下來是也整個變平的，就算你直升機搭進去也找不到小林，所以他那時候就有很無助地去攔直升機，開飛機的跟他說他不知道小林在哪裡，當時的他是無助的而且又絕望。所以他來唱歌跳舞，要讓越來越多人知道小林是哪裡，小林是什麼地方，讓別人認識，這是他的願景，時間到了，你兩分鐘結尾。

郭：其實今天大滿舞團我們派出這幾位代表，這是大家看得到的團員，其實就我觀感而言，我不是小林村的，整個社區整個部落的小林都是大滿舞團。就我的感覺而言，這群舞者在舞

臺上表演，他們在療癒大家也療癒自己，當我們邀請所有外地的族人還有小林的村民回來看我們的表演的時候，他們在底下都是哭成一團，因為他們很多人不敢面對這些事情，那這群團員也許他們藉由歌舞的方式勇敢去面對現在面對的困境，他們走得比較前面，等於說當每次其它的村民或其他的族人在底下看著臺上這群認識的村民在表演的時候，他們的心裡感動是一定有，在無形當中也在幫助這一群還沒有走出來的村民，勇敢面對自己的過往跟看到自己的未來，所以就我自己個人而言整個小林村都是大滿舞團，大滿舞團的精神除了療癒之外，也是協助整個部落整個村莊勇敢地走向前，這是我的感想，謝謝大家。

亮：所以最後有一個高一科大的簡文敏教授雖然她研究文化，但他大學本身是念心理學畢業的，他說大滿舞團到臺中國家劇院到衛武營表演，其實就是一個集體療癒，因為底下很多村民，我們也療癒了一些不認識的人。這件事情在我們舞團成立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可是這些事情就慢慢發生了，也就是說我們小林村的村民遭遇這麼大的巨變，我們居然能站在舞臺上，而且這個地方是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那還有誰登得上這個舞臺？所以我鼓勵在座所有我的好朋友，你們也是在幫我們做今天的療癒這樣，就是我們把故事講出來，也是在做自我的療癒，我們在這邊要謝謝大家，謝謝。

主辦單位：謝謝，不知不覺三個小時就過去了，歡迎大家持續關心大滿的動態，如有任何想法來不及說，也可以上網回饋，繼續追蹤他們的消息。期待下次再見，希望大滿有機會再來成大，很期待有一天也可以在成大的舞臺表演。然後也歡迎各位朋友繼續關心人文沙龍講座，月底講座會談臺灣與東亞的社會問題，十一月也會有花蓮的王君琦老師帶新住民姐妹來放映影片加座談，這些議題希望可以持續發酵，我們再次感謝大滿舞團。（朱英韶整理）

